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七〇八・集部・詩文評類

筱園詩話四卷〔清〕朱庭珍撰……………一

五百石洞天揮塵十二卷〔清〕邱煒菱撰……………六五

宋詩紀事補遺一百卷 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四卷（補遺卷一至卷三十六）〔清〕陸心源撰……………二七七

光緒十年孟春刊

筱園詩話

板存滇省
王務本堂

筱園詩話 自序

筱園詩話自序

一秋杜門養病。惟與藥爐經卷相伴。甚苦岑寂。郡中同人。偕及門二三子。日載酒過從。爭問詩法於予。愧無以副諸君厚意。乃以筆代口。述予見聞所及。為詩話四卷。付之各錄。一通。用塞其請。雖落語言文字之迹。然渡迷津者。必假寶筏。識歧途者。莫如老馬。姑導先路。未始非學。繡金鍼之度也。夫無上妙諦。貴心契於言外。拈花微笑。時悟徹三昧。詎復有法可說哉。要所能言傳者。略盡於是。區區之心。亦略盡於是矣。甲

筱園詩話 序

辛仲冬月朔。朱庭珍題於臨安郡署。

是編甫脫稿。即為同人持去。轉相傳抄。遂失原本。戊辰客遊昆華。友人爭索觀之。予無以應也。會李韻莢大令。至自關化。攜有抄本。謂得諸臨郡友人。以未窺全豹為恨。徧訪未獲。今幸遇吾子。當為我補成全書。他日請任手民之役。以公天下同好也。出以見示。乃節錄本。僅及其半耳。旅居多暇。呵凍增修。歷三月而告卒業。較原稿加益焉。時省園正急。壁壘密於布棋。日夜鏖戰。鎗炮聲震天地。自官吏以迄搢紳先生。莫

不惶惶。有戒心怖色。惟予與韻吏。意氣閒暇。談詩自若。予更圍爐著書。幾忘身在危城也。朔風宵鳴。一燈如豆。攤卷沈毫。苦心淫思。豈非膏以自煎。香以自殘耶。後世若有子雲。固所願也。否則藏諸名山耳。書罷為之三歎。戊辰十二月。醉司命日。又識。
丁丑九月。予客鹽井。暑復取舊作詩話。而重定之。刪複補缺。修改字句。逾兩月告竣。至是三易藁矣。珍附記。

筱園詩話

上

筱園詩話卷一

古滇朱庭珍筱園氏著

詩也者。無定法。而有定法者。也。詩人一縷心精。蟠天際地。上下千年。縱橫萬里。筆落則風雨驚。篇成則鬼神泣。此豈有定法哉。然而重山峻嶺。長江大河之中。自有天然筋節。脈絡鉞綫。波瀾若蛛絲馬迹。首尾貫注。各具精神。結撰則又未始無法。故起伏承接。轉折呼應。開闔頓挫。擒縱抑揚。反正烘染。伸縮斷續。此詩中有定之法也。或以錯綜出之。或以變化運之。或不明用而暗用之。或不正用而反用之。或以起伏承接。而兼開闔縱擒。或以抑揚伸縮而為轉折。呼應或不承接之。承接不呼應之。呼應或忽以縱為擒。以開為闔。忽以抑為揚。以斷為續。或忽以開闔為開闔。以抑揚為抑揚。忽又以不開闔為開闔。不抑揚為抑揚。時奇時正。若明若滅。隨心所欲。無不入妙。此無定之法也。作詩者以我運法。而不為法用。故始則以法為法。繼則以無法為法。能不守法。亦不離法。斯為得之。蓋本無定法。以取有定。又化有定。以歸無定也。無法之法。

是為活法。妙法造詣至無法之法。則法不可勝用矣。所謂行乎其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若泥一定之法。不以人取法。轉以人從法。則死法矣。

滄浪主妙悟。謂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則不能極其至。是言詩中天籟。仍本人力。未嘗教人廢學也。竹宅謂必儲萬卷於胸。始足以供驅使。意主於學。正可與嚴說相參。何必執片語以詆古人。而不統觀其全文哉。近代詩家宗嚴說。

筱園詩話 卷一

二

而誤者。挾枯寂之胸。求渺冥之悟。流連光景。半吐半吞。自矜高格遠韻。以為超超元著矣。不知其言無物。轉墮膚廓空滑惡習。終無藥可醫也。其以學為主者。又貪多務博。淹塞靈機。餽書卷。如塗塗附。亦不免有類墨豬。不知學問之道。貴得其精。英棄其糟粕也。少陵云。讀書破萬卷。非謂學乎。下筆如有神。非謂悟乎。味此二句。學與悟可一貫矣。

自來詩家源同流異。派別雖殊。旨歸則一。蓋不同者。肥瘦平險。濃淡清奇之外貌耳。而其所作詩之旨。

及詩之理。法才氣未嘗不同。猶人之面目。人人各異。而所賦之性。天理人情。歷百世而無異也。至家數之大小。則由於天。分學力。有淺深。醞疵風會。時運有盛衰。升降。天與人各主其半。是以成就有高下等差之不一。齊也。夫言為心聲。詩則言之尤精者。雖曰人聲。有天籟焉。天不能歷久而不變。詩道亦然。其變之善與不善。恆視乎人力。力足以挽時趨。則人轉移風氣。其勢逆以難。遂變而臻於上。力不足以挽時。尚則風氣轉移。人其勢順而易。遂變而趨於下。此理勢之自然。

筱園詩話 卷一

三

亦天運之循環也。蓋一代之詩。有盛必有衰。其始也由衰而返乎盛。盛極而衰。即伏其中。於是能者又出奇以求其盛。而變之上者。則中興變之下者。則愈降。古人所謂若無新變。不能代雄是也。迨新者既舊。則舊者又復見。新舊遞更。日即於變。大抵先後乘除之閒。或補其偏。或救其弊。恆視其衰而反之。此詩道所以屢變亦有不得。不然者矣。兩漢厚重古淡之風。至建安而漸漓。至晉氏潘陸輩。而古氣盡矣。故陶謝諸公出而一變。淵明以古淡自然為宗。康樂以厚重。

獨造制勝。明遠以俊逸生動求新。而詩復感。宋齊以後。綺麗則無風骨。雕刻則乏氣韻。工選句而不解謀篇。淺薄極矣。沿至唐初。積習未革。至盛唐而射洪曲江。力起其衰。復歸於古。太白子美。同時並駕中原。太白為詩中仙。子美為詩中聖。屹然兩大。狎主齊盟。而王孟高岑。東川左司。諸家並極一時之選。羽翼風雅。盛矣哉。其詩之中。天乎。大歷以降。風調漸佳。氣格漸損。故昌谷以雄奇勝。元白以平易勝。溫李以博麗勝。郊島以幽峭勝。雖品格不一。皆能自成局面。亦皆力求其變者也。即張王皮陸之屬。非無意翻新變故者。特成就狹小耳。晚唐衰極。五代詩亡。幾掃地盡。宋人出而矯之。楊劉唱和。宗法玉溪。臺閣從風。號西昆體。久而堆垛。摶貽人口。實故蘇子美矯以疏縱。梅宛陵矯以枯淡。然未饜人望也。歐公學韓。而以夷猶神韻變其光怪。陸離半山。學杜。而以簡拔短鍊變其沈鬱。飛動各自成家。一時瑜亮。至東坡則天仙化人。飛行絕迹。變盡唐人面目。另闢門戶。敏妙超脫。巧奪天工。在宋人中。獨為大宗。山谷力求新異。戛戛獨造。能

後園詩話卷一

四

後園詩話卷一

五

以奇奧生。峭瘦勁。別開蹊徑。雖非東坡。匹亦鉅手也。后山高老。簡齋深秀。惟江西習氣過重。易使人厭。二晁尚有筆力。宛邱頗見氣格。淮海輩明麗無骨。時近於詞。無足論矣。南渡後。江西派盛行。推崇山谷。而差枒晦澀。百病叢生。既入偏鋒。復墮惡趣。江湖一派。鄙俚不堪。入目九僧。四靈。以長江武功為法。有句無章。不惟寒儉。亦且瑣僻卑狹。明末鍾譚。即此種之嗣音。草根蟲鳴。鼠穴啾唧。殊無生氣。皆魔道也。惟放翁老鍊峭潔。七古簡而能厚。清而能粹。七律佳者。沈雄近杜。真巨擘矣。第存詩太多。流連光景之作。十居七八。而世人又以平調秀句。易於諧俗。效之遂減聲價。然可冠南宋。石湖非其伯仲。後來惟金代元遺山雄豪跌宕。足與放翁相抗。遺山劍南並稱。非無見也。金人染江西氣習。遺山以外。無傑出者。元人但逐晚唐師飛卿。長吉。二家一代成風。虞道園自負漢廷老吏。亦時無英雄。浪得名耳。楊范揭三子。及金華天水雁門。不過天桃穠李。絕非梅蘭之友。鐵崖如倡女。豔妝淵穎如村婦。盛服均之名貴之氣。緣忘本。逐末故降。而

愈靡也。明人惟青邱雄視一代。前後七子高語盛唐。但摹空調。有貌無神。宜招優孟衣冠之誚。蓋拘常而不達。變故習而成套也。公安矯以淺率。竟陵矯以晦僻。其魔尤甚。詩運衰而國祚亦盡矣。此古今詩升降之大略也。大約樸厚之衰。必為平實。而矯以刻劃。迨刻劃流於雕琢。瑣碎則又返而追樸厚。雄渾之弊。必入廊膚。而矯以清真。及清真流於淺滑。俚率則又返而主雄渾。典麗之降。必至鉅釘。則矯以新靈。久之新靈流於空疏。孤陋則又返而趨典麗。勢本相因。理無

筱園詩話

卷一

偏廢。其初作者。必各有學問才力。故能自成一家之言。以傳於世。其後學者。囿於門戶。積習必有流弊。故能者又返之。以求勝要之。各派皆有所長。亦皆有所短。善為詩者。上下古今。取長棄短。吸神髓而遺皮毛。融貫衆妙。出以變化。別鑄真我。以求集詩之大成。無執成見。為愛憎。豈不偉哉。何必步明人後塵。是丹非素。桃宋尊唐。徒聚訟耶。執一格以繩人。互相攻擊。此弊始於南宋。明代詩人效尤。愈啟爭端。莊子曰。辯生於末學。此之謂也。若別裁偽體。斥絕偏鋒。魔道則千

古既有定論。寸心亦具是非。屬不得已。非好辯矣。詩人以培根柢為第一。義根柢之學。首重積理。養氣。積理云者。非如宋人以理語入詩也。謂讀書涉世。每遇事物。無不求洞析。所以然之理。以增長識力耳。勿論九經廿一史。諸子百家之集。與夫稗官雜記。莫不有理存乎其中。詩人上下古今。讀破萬卷。非但以博覽廣見聞也。讀經則明其義理。辨其典章名物。折衷而歸於一是。讀史則核歷朝之賢奸盛衰。制度建置。及兵形地勢。無不深考。使歷代數千年之成敗。因革

筱園詩話

卷一

七

悉了。然於心目之間。讀諸子百家之集。一切稗官雜記。則務澈所以作書之旨。別白其醇疵得失。真偽使無遁於鏡照。而又參觀互勘。以悟其通。而達其變。設身處地。以會其隱微。言外之情。則心心與古人印證。有不得其精意者乎。而又隨時隨地。無不留心。身所閱歷之世。故人情物理。事變莫不洞鑒。所當然之故。與所讀之書。義冰釋乳合。交契會悟。約萬殊而豁然貫通。則耳目所及。一游一玩。皆理境也。積蓄融化。洋溢胸中。作詩之際。觸類引伸。滔滔湧赴。本湛深之名。

理結奇異之精思發為高論鑄成偉詞自然迴不猶人矣此可以用力漸至而不可猝獲也

積理而外養氣為最要蓋詩以氣為主有氣則生無氣則死亦與人同昌黎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盛而

物之大小浮者畢浮氣盛則聲之高下與言之長短皆宜東坡曰氣之盛也蓬蓬勃勃油然浩然若水之

流於平地無難一瀉千里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一日數變而不自知也蓋行所當行止所當止耳

是皆善於言氣者夫氣以雄放為貴若長江大河濤

翻雲湧滔滔莽莽是天下之至動者也然非有至靜

者宰乎其中以為之根則或放而易盡或剛而不調

氣雖盛而是客氣非真氣矣故氣須以至動涵至靜

非養不可養之云者齋吾心息吾慮游之以道德之

途潤之以詩書之澤植之在性情之天培之以理趣

之府優游而休息焉蘊釀而含蓄焉使方寸中怡然

渙然常有鬱勃欲吐暢不可遏之勢此之謂養氣及

其用之之際則又鎮之以理主之以意行之以才達

之以筆輔之以理趣範之以法度使暢流於神骨之

後園詩話卷一

八

悶潛貫於筋節之內隨詩之抑揚斷續曲折縱橫奔

放充滿於中而首尾蓬勃如一斂之欲其深且醅縱

之欲其雄而肆揚之則高渾抑之則厚重變化神明

存乎一心此之謂鍊氣似乎氣之為氣誠中形外不

可方物矣然外雖浩然茫然如天風海濤有搖五嶽

騰萬里之勢內實淵渟嶽峙骨重神寒有沈靜致遠

之志帥氣於中為暗樞宰若北辰之繫衆星以靜主

動此之謂醅而後肆此之謂動而實靜故能層出不

窮不致一發莫收一覽易盡也在識者謂之道氣詩

家謂之真氣所云鍊氣者即鍊此真氣也養氣者即

養此真氣也彼剽而不留或未終篇而索然先竭者

正坐不知養氣與鍊耳蓋養於心者功在平日鍊於

詩者功在臨時養氣為詩之體鍊氣則詩之用也予

幼作論詩絕句云正聲自古由中出真氣從來不外

馳略見大意可參看矣

近人主王孟韋柳一派以神韻為宗者謂詩不貴用

典又以不著議論為高此皆一偏之曲見也名手制

勝正在使事與議論耳嚴滄浪謂用典使事之妙如

後園詩話卷一

九

鏡中之花。水中之月。可以神會。不可言傳。又謂如著鹽水中。但辨其味。不見其形。所喻入妙。深得詩家三昧。大抵用典之法。在融化。前裁運古語。若已出毫無費力之痕。斯不受古人束縛矣。正用不如反用。明用不如暗用。或借賓以定主。或托虛以襯實。死事則用之。使活。熟事則用之。使生。渲染則波瀾疊翻。鎔鑄則鑪錘在握。驅之以筆力。馭之以才情。行之以氣韻。俾自在。流出如鬼神。神工不可思議。而一歸於天然。斯大方家手筆矣。杜陵句云。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減尺。皆箇中精詣也。學者詳之。

筱園詩話

卷一

十

自宋人好以議論為詩。發洩無餘。神味索然。遂招後人史論之譏。謂其以文為詩。乃有韻之文。非詩體也。此論誠然。然竟以議論為戒。欲盡捐之。則因噎廢食。膠固不通矣。大篇長章。必不可少。敘事議論。即短篇小詩。亦有不可無議論者。但長篇須盡而不盡。短章須不盡而盡耳。敘事即伏議論之根。論議必顧敘事之母。或敘事而含議論。議論而兼敘事。或以議論為敘

事。敘事為議論。錯綜變幻。使奇正相生。疏密相間。開闔抑揚。各極其妙。斯能事矣。人但知敘事中之敘事。議論中之議論。與夾敘夾議之妙。而抑知敘事外之敘事。議論外之議論。與夫不敘之敘。不議之議。其筆外有筆。味外有味。尤為元之又元。更臻微妙乎。夫不盡而盡者。情深於中。韻溢於外。言簡意該。詞近旨遠。如畫家縮本咫尺。具萬里之勢。則不盡而已。深盡之。盡而不盡者。包羅萬有。衆妙畢臻。如岱宗之長五嶽。以大山宮小山。山中包無數峯。潯溪瀾如武侯之列八

筱園詩話

卷一

十一

陣。以大陣藏小陣。中變無數。門戶方圓。任登峯造極。鉤深致遠。終不能窮其曲折義蘊。則無所不盡而實多有餘。不盡也。學者知此詣。則得大家祕傳矣。嚴滄浪云。學詩入門。須正立志。須高。若入門一誤。即有下劣詩魔中之不可救矣。古人謂取法乎上。僅得其中。亦言宗法之不可不正也。五古以神骨氣味為主。愈古淡則愈高。渾火色俱純。金丹始就。故不可染盛唐以後習徑。戒其雜也。七古以才氣筆力為主。愈變化則愈神明。樓閣彈指。即現虛空。故不妨兼唐宋

諸家衆長示其大也。蓋五古須法漢魏。及阮步兵陶淵明謝康樂鮑明遠李杜諸公。而參以太沖宣城及王孟韋柳四家。則高古清遠雄厚沈鬱。均造其極。正變備於是矣。七古以杜韓蘇三公為法。而參以太白。連夫嘉州東川長吉。及宋之六一半山山谷劍南金之遺山。明之青邱。皆有可採。揮灑凝鍊。整齊變化。備於以上各家。善取兼師。集衆妙以自成一家。可也。五律以杜為法。參以太白襄陽右丞嘉州。已備其旨。七律以工部右丞義山為法。參以東川嘉州中山牧之。

筱園詩話

卷一

十二

須求高壯雄厚。不涉空腔。乃是方家。正宗中晚風調。放翁秀句。不宜貪學。恐易於諧俗。轉難近古。故也。惟拘體吳體。宗杜須兼山谷。取其生造於高老。中時出瘦勁。以助姿峭。五排專宗老杜。參以義山。此外無可津涉。絕句則中盛晚唐及宋人。皆可兼學。但須以情韻為歸。宿耳總之。近體易於入時。不可涉平調。為靡靡之音。明七子浮聲空響。西江派南宋人。槎枒枯槁。生硬粗率。惡習及元白派之淺直頽唐句法。皆宜懸為厲禁。不可偶墮其藩籬。一切近代廓膚語。小有風

筱園詩話

卷一

十三

致語。及詩話中聰明語。尖媚諧謔語。並宜洗滌淨盡。如此則趨向正大。造詣精進。不患不成家數矣。作五古大篇。離不得規矩法度。所謂神明變化者。正從規矩法度中出。故能變化不離其宗。然用法須水到渠成。文成法立。自然合符。毫無痕迹。始入妙境。少陵大篇。最長於此。往往敘事未終。忽插論斷。論斷未盡。又接敘事。寫情正迫。忽入寫景。寫景欲轉。遙接生情。大開大闔。忽斷忽連。參差錯綜。端倪莫測。如神龍出沒雲中。隱現明滅。頃刻數變。使人迷離。此運左史之筆。為詩法也。千古獨步。勿庸他求矣。七古起處宜破空。叫起高唱。入雲有黃河落天之勢。而一篇大旨。如帷燈匣。劍光影已。攝於毫端。中間具縱橫排盪之勢。宜兼有抑揚頓挫之奇。雄放之氣。鎮以淵靜之神。故往而能迴。疾而不剽也。於密處疊造警句。石破天驚。於疏處軒起層波。山曲水折。如名將臨大敵。彌見整暇也。至接筆。則或挺接。反接。遙接。無平接者。故愈顯峻。轉筆。則或疾轉。逆轉。突轉。無順轉者。故倍形生動。其關鍵勒束處。無不呼以相生打

成一片。故筋節緊貫。血脉靈通。外極雄闊。而內極細密也。結處宜層層縮合。面面周到。而勢則懸崖勒馬。突然而止。斷不使詞盡意盡。一瀉無餘。此作七古之筆法也。若再能不以詞接。而以神接。不以句轉。而以氣轉。或不接之接。不轉之轉。尤為大家不傳之秘。入無上上乘禪矣。

律詩謀篇。貴一氣相生。詞意渾成。精光熊熊。聲調響亮。用筆則貴有抑揚頓挫。開闔縱擒之奇。造語鍊句。則貴生稊警拔。力厚思沈。又須無斧鑿痕迹。雖鍊而不傷。氣格乃為上乘。司空所謂返虛入渾。積健為雄。是也。蓋運實還虛。純以神行。破空而來。參以活相。則筆欲離紙飛舞。有不高渾者乎。鍊字必使字健而能舉。鍊句必使句健而能舉。鍊氣又使氣健而能舉。鍊筆又使筆健而能舉。積字成句。積句成章。而氣與筆則先積之於無字句之中。繼積之於有字句之外。以成通章格調。意味音節法度風神之用者也。積健則厚。有不雄壯者乎。

自周氏論詩有四實四虛之法。後人多拘守其說。謂

筱園詩話

卷十

十四

筱園詩話

卷十

十五

律詩法度。不外情景虛實。或以情對情。以景對景。虛者對虛。實者對實。法之正也。或以景對情。以情對景。虛者對實。實者對虛。法之變也。於是立種種法。為詩之式。以一虛一實相承。為中二聯法。或前虛後實。或前景後情。此為定法。以應虛而實。應實而虛。應景而情。應情而景。或前實後虛。前情後景。及通首言情。通首寫景。為變格變法。不列於定式。援據唐人詩以証其說。臚列甚詳。予謂以此為初學說法。使知虛實情景之別。則其說甚善。若名家則斷不屑拘拘於是。詩中妙諦。周氏未曾夢見。故泥於迹相。僅從字句末節。著力遂以皮毛為神骨。淺且陋矣。夫律詩千態百變。誠不外情景虛實二端。然在大作手。則一以貫之。無情景虛實之可執也。寫景或情在景中。或情在言外。寫情或情中有景。或景從情生。斷未有無情之景。無景之情也。又或不必言情而情更深。不必寫景而景畢現。相生相融。化成一片。情即是景。景即是情。如鏡花水月。空明掩映。活潑玲瓏。其興象精微之妙。在人神契。何可執形迹分乎。至虛實尤無一定。實者運之

以神破空。飛行則死者活。而舉重若輕。筆筆超靈。自無實之。非虛矣。虛者樹之以骨。鍊氣鎔滓。則薄者厚。而積虛為渾。筆筆沈著。亦無虛之。非實矣。又何庸固執乎。總之。詩家妙悟。不應著迹。別有最上乘功用。使情景虛實。各得其真。可也。使各逞其變。可也。使互相為用。可也。使失其本意。而反從吾意。所用亦可也。此固不在某聯宜實。某聯宜虛。何處寫景。何處言情。虛實情景。各自為對之常格。恆法。亦不在當情而景。當景而情。當虛而實。當實而虛。及全不言情。全不言景。後園詩話卷一

十六

虛實情景。互相易對之新式變法。別有妙法。活法。在吾方寸。不可方物。六祖語曰。人轉法華。勿為法華所轉。此中消息。亦如是矣。

作史者。以才學識為三長。缺一不可。詩家亦然。三者並重。而識為尤。先非識。則才與學。恐或誤用。適以成其背馳也。然鍊識之道。不外乎得真傳而已。傳授既真。則千古名大家。不言之祕。若合符契。而消息一貫。精神相通。視萬法皆由心出。得力於詩之外。精進於詩之中。自不難超凡入聖矣。釋家最重傳法。一脈親

承。衣鉢密付。然後能明心見性。得無上菩提。以成佛作祖。道家內丹口訣。亦須密得指授。而後能性命雙修。三化朝元。五炁聚頂。以證仙班。詩人欲求成名大家。千秋不朽。非得真傳。契自古詩家心法。安可得哉。若夫無所師承。而能成家者。自非生知天縱之才。未之有也。雖得真傳之後。仍須學養功深。方能成就。然心有主宰。其識已精。則用力確有把握。自日見進境。故積理養氣。用筆運法。使典取神。皆仗識以領之。識為詩中先天理法。才氣為詩之後天。有先天以導

十七

其前有後天。以赴於後。以先天為天功。以後天為人。力能合天人功力。並造其極。斯大成矣。亦如二氏之門。未得道。則師度。既得道。仍是自度。追功行圓滿。然後能證果。飛昇。其理一也。箇中消息。非言語所能盡。亦不敢盡筆於書。洩露造化之祕。姑述大致於此。有志者宜自求之。今人好看前哲批點諸集。及諸家選本評論。各種詩話詩法。以求作詩路徑。而不知虛心請業於名師鉅手。不知自古迄今。所有選家詩家評語緒論。並詩話中標舉議論法程。皆古人糟粕而已。

原非精華所在。况真偽不一。是非互見。絕無盡美盡善者。蓋各大家。均自重其道。孰肯輕洩。是以不著專論。詩文法之書。其著書論詩文法。及作詩話者。多非專門名家。非自逞臆說。即附會古人。其佳者亦只略見大意。引而不發。無堪奉為師法者。若專從故紙堆求詩。何能得古。大家不言秘旨。傳詩中真消息。三昧。我。不過依傍附和。寄人籬下。終身得人之得。而不能自得。其得矣。嗟夫。昔方虛谷律髓小序云。詩雖小道。然立志必高。讀書必多。用力必勤。師傳必真。四者不

筱園詩話

卷一

十八

備。不可言詩。河間紀文達公深賞其言。而尤嘉其以師傳之真為第一。義謂古今詩人。皆有傳授。其能卓然成家。自立於當時。不朽於後世者。皆得真傳者也。不得真傳。無能自立者。噫。斯言盡之矣。詩家之用筆。須如庖丁之用刀。官止神行。以無厚入有閒。循其天然之節於骨肉理湊。肯綮處。銳入橫出。則批卻導。窾游刃恢恢有餘。無不迎鋒而解矣。人所難言。累百言而不能了者。我須一刀見血。直刺題心。以數精湛語了之。則人難我易。倍覺生色。人所易言。

娓娓而道之處。彼不經意。而平鋪直敘。我轉難言之。慘淡經營。加以凝鍊。平者側。行逆出。使之奇。直者波折。迴環使之曲。單者夾寫。逆層使之厚。淺者剝進。翻入使之深。則人易我難。無一敗筆。自臻精妙完美之詣。如正言不能警動。則反言之。或譬喻言之。或借賓以陪。而主自定。正寫不見透徹。則左右側寫。或對面者。筆以返照之。實寫不覺玲瓏。則虛處傳神。或傍敲側擊。以射注。挑剔之本位。無可着力。則前後高下兩邊襯託。或四面烘染。以逼取之。與夫斷而遙連。補出

筱園詩話

卷一

十九

妙意連而中斷。插入奇峯種種用筆之微。不能盡形容。語言慧心人。宜於李杜韓蘇四大家。密參細求。自當知吾說矣。詩有六義。賦僅一體。比興二義。蓋為一種難題立法。固有不可直言。不敢顯言。不便明言。不忍斥言之情。之境。或借譬喻。以比擬出之。或取義於物。以連類引起之。反覆迴環。以致唱歎。曲折搖曳。愈耐尋求。此詩品所以貴溫。柔敦厚。深婉和平也。詩情所以重纏綿。悵。醞釀含蓄也。詩義所以尚文外。曲致。思表。纖旨。

也一味直陳其事。何能感人。後代詩家多賦而少比興。宜其造詣不深去古日遠也。

孔子曰。過猶不及。又曰。中庸不可能也。尚書亦曰。允執厥中。釋氏鍊妙明心。歸於一乘妙法。道家九轉功成。內結聖胎。同是一中字至理。蓋超凡入聖。自有此神化境界。詩家造詣。何獨不然。人力既盡。天工合符。所作之詩。自然如初。榻黃庭。恰到好處。從心所欲。縱其所之。無不水到渠成。若天造地設。一定而不可易矣。此方是得心應手之技。故出人意。外者。仍在人意。

筱園詩話卷一

二十

中也。若夫不及者。固不足道。即過者。其病亦歷歷可指。是以太奇。則凡太巧。則纖太刻。則拙太新。則庸太濃。則俗太切。則卑太清。則薄太深。則晦太高。則枯太厚。則滯太雄。則粗太快。則剽太放。則冗太收。則感皆詩家大病也。學者不可不知。必造到適中之境。恰好地步。始無遺憾也。

陶詩獨絕千古。在自然二字。十九首。蘇李五言亦然。元氣渾淪。天然入妙。似非可以人力及者。後人慕之。往往有心欲求自然。欲矜神妙。誤此一關。遂成流連。

光景之習。如禪家之頑空。不惟不能真空。反添空障。有何益哉。蓋自然者。自然而然。本不期然而適然。得之非有心求其必然也。此中妙諦。實費功夫。蓋根底深厚。性情真摯。理愈積而愈精。氣彌鍊而彌粹。醞釀之熟。火色俱融。涵養之純。痕迹迸化。天機洋溢。意趣活潑。誠中形外。有觸即發。自在流出。毫不費力。故能與象玲瓏。氣體超妙。高渾古淡。妙合自然。所謂絢爛之極。歸於平淡是也。此可以漸臻。而不可以強求。學者以為詩之進境。不得以為詩之初步。當於鎔鍊求之。經百鍊而漸歸自然。庶不致蹈空耳。若躡等效顰。襲其腔調。字句皮毛。略似神理。全非不啻雙鉤填廓。則病入膏肓。無藥可救矣。

筱園詩話卷一

二十一

作詩先貴相題。題有大小難易。內中自有一定之分。寸境界。作者務相題之所宜。以為構思命意之標準。標準既立。子細斟酌於措詞著色。使典布局之間。以期分寸適合。境界宛肖。自然切當。不移箇中消息。極密極微。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七子之浮聲空調。正坐不知相題行事一味。擊鼓鳴鐘。高唱大江東去。所以

分寸不合。情景不切。是為偽詩。非真詩也。若真詩。則宜剛宜柔。或大或小。清奇濃淡。因題而施。自無不合乎。分際。恰到好處者。通首並無一語空談一字浪下。鉢兩絲毫。皆經秤量而出。權衡至當。安得有膚浮之患哉。魏叔子曰。小題大作。是俗士最得意之筆。紀文達公曰。獅子搏兔。必用全力。終是獅子之愚。味此兩言。益知詩家分寸境界。不可稍踰題限。今之粗才。動作長篇。賣弄筆鋒。尤好徵引塗澤。自炫博雅。費盡氣力。轉使人厭。亦何益哉。甚至小小賦物。一題作數十首。與夫一題而和韻疊韻。屢步不已者。曷不知分量乃爾。

後園詩話卷一

二十二

詩以超妙為貴。最忌拘滯跌板。故東坡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謂詩之妙諦。在不即不離。若遠若近。似乎可解。不可解之閒。即嚴滄浪所謂鏡中之花。水中之月。但可神會。難以迹求。司空表聖所謂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是也。蓋興象玲瓏。意趣活潑。寄託深遠。風韻冷然。故能高踞題巔。不落蹊徑。超元著耿。耿元精獨探。真際於箇中。遙流清音於絃外。空諸所有。

妙合天籟。放翁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亦即此種境詣。詩至此境。如畫家神品。逸品更出。能品奇品之上。凡詩皆貴此。詣不止詠物詩。以此詣為最。上乘乃是神來之候。其著想立意用筆運法。無不高妙。若范姑仙人。迥非塵中。美色可比。非以不切題旨。別生枝節為訓也。解人難索。後代詩家。未契真詮。誤會秘旨。雖標神韻。以為正宗。卻執法相而求。形似。抹月批風。淺斟低唱。流連光景。修飾詞華。似是而非。半吞微吐。特作欲了不了之語。多構旁敲側擊之言。故為歌

後園詩話卷一

二十三

後。甘蹈虛鋒。自詫王孟。嗣音陶韋。的派。而不知馬首之絡。到處可移。狗尾之冠。終難續用。廣鼎飯色。詎足混真。徒枉費心力耳。至近代詠物詩。誤此一關。尤為塵劫詞意。諧俗。骨甘。自貶鉛華。媚人色。並非真靡靡之音。陳陳之套。千手一律。萬口同腔。外面似乎鮮妍。風致實則俗。不可醫。令人欲嘔矣。不善求超脫。流弊一至於此。初學可不從切實處。為下手用功地乎。金史文苑傳。錄周德卿之言曰。文章徒工於外者。可以驚四筵。不可以適獨坐。以其中無我故也。趙秋谷

深佩此論。以為名言。因謂詩中無我。即非作者。必也詩中有我在焉。始可謂之真詩。無忝作家。乃足傳世。其見誠卓。然近代詩人又多誤會其旨。反益流弊。夫所謂詩中有我者。不依傍前人門戶。不摹仿前人形似。抒寫性情。絕無成見。稱心而言。自鳴其天。勿論大篇短章。皆乘興而作。意盡則止。我有我之精神。結得我有我之意境。寄託我有我之氣體。面目我有我之材力。準繩決不拾人牙慧。落尋常窠臼。蹊徑之中。任舉一篇一聯。皆我之詩。非前人所已言之詩。亦非時後園詩話卷一

二十四

言以誇識力。或曠論以矜風骨。或憤語以洩不平。不惟數見不鮮。且可厭而任意肆志。亦乖溫厚含蓄之旨。品斯下矣。卒之言為心聲。違心之言。矯情之詞。縱自佔地步。終難逃識者洞鑒。何益之有。甚至一花一木。一禽一鳥之微。咏物詩中。亦必夾寫自家身分境遇。以為寄託。巧者不過雙關綰合。喧客奪主。嫌其賣弄。終不融浹耳。否則牽連含混。賓主不分。咏物卻帶咏人。說人又兼說物。抑或以物當人。以人當物。分寸意境。夾雜莫辨。作一篇似可解而實不可解之語。尤為可笑。彼方津津得意。自謂可見身分。詩中有我。邇來作家名士。大都病此。嗟乎。詩中有我。豈自佔身分。豫為矜人地步之謂乎。

二十五